

水墨蜻蜓

宫凤华

烟雨江南，闲坐木格窗下，翻阅清少纳言《枕草子》，有如清风飒至，明月入怀。窗外栀子飘香，蜻蜓旋舞霞光里，蝉鸣和蛙声如悠远的笛声，乡愁汹涌而至。

煊热夏日，老屋门前池塘里荷花盛开，蜻蜓翻飞，河鲜泼刺，荷叶青青，叠翠涌波，层层远去。粉白荷花追波逐浪，踏波而行，把一汪碧水，渲染得华丽而鲜亮。

蜻蜓沾清荷，点水款款飞。菰蒲凝绿，水汽氤氲，水墨蜻蜓，恍如走进齐白石清幽的画境里。工笔兼写意，真趣流泻，清凉与清欢，内心波光旖旎。

清浅时光里，脑际总是浮现出温馨的画面，踏着放晚学的袅袅钟声，沐浴着绯红的霞光，我们蝴蝶般地跳跃在乡间小路上，鲜嫩的小嘴里飞出《红蜻蜓》动听的歌声。

歌声像快活的风儿，横掠过澄澈的河水，滑进远处苍苍莽莽的苇丛中，融进远处田埂上牧童咿咿呀呀的柳笛声里。

残阳濡染，有一种即将褪去的娇羞。在西天扇状展列的云霞里，蜻蜓们在追逐、嬉戏、跳舞，像打谷场上疯闹的乡下孩童，尽情地放飞透明的快乐。

晚霞中的红蜻蜓，充满了诗意的伤感。蜻蜓小巧而清秀，透明的翅膀上布满了黑色的纹路，似桑叶的经络，似祖母饱经风霜的额头。长长的尾巴柔软而细长，如古代仕女发髻上斜插的玉簪。荷花散发着的俗世的慈悲光芒。黄昏时分，天幕秾丽。蜻蜓一撞一撞地飞，利索，迅疾，莽撞。

红蜻蜓的眼睛，卤汀河水般澄亮，舞姿天使般优雅高贵。绿蜻蜓，纤细如草茎，绿色的身子，狭长的羽翼。霸王蜻蜓，眼睛鼓凸着，尾部笔直，飞起来霸气十足，像一架架呼啸而过的飞机，划过纯蓝的天空，留给我们痴痴的遐想。

在滴露的清晨或诗意的黄昏，蜻蜓们如身穿红裙的少女，如一朵娇艳的火苗，闪着绚烂的光芒，穿越在茂密的芦苇和菰蒲间，成为我们夏日记忆里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乡下孩童常常折一根芦秆，把顶端折成三角形，固定好，再到处寻找蜘蛛网，让蛛网绕在竹杆顶端。觉得很有粘劲了，就举着竹竿四处寻找蜻蜓。蜻蜓站立在草尖上，如参禅的高僧，一动不动。蜻蜓虽然眼尖，但误撞到三角网上，纵然力气再大，无奈翅膀粘住了，怎么也飞不脱。

有时把逮来的蜻蜓放进蚊帐里。里面的蚊子被蜻蜓迫得无处躲藏，乖乖地束手就擒。有蜻蜓相伴，清凉夏夜，我们睡得香甜。伴随蛙鼓虫鸣，我们的梦境如天边一抹清远的月色。

有时，蜻蜓故意戏弄孩子，没有靠近时，它飞得又慢又低。蹑手蹑脚挨近，它翅膀一振，呼的一下飞远了。那双透明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着俏皮的光芒，逗得大家额头上汗珠直流。此种情趣，正如汪曾祺笔下所叙：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：掐一根狗尾巴草，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，一撒手，蜻蜓就带着狗尾巴的穗子飞了。

临水而居，近荷心香，荷风沁凉。荷花与蜻蜓你依我依，恍若天然的工笔水墨。蜻蜓仿佛翩若惊鸿的洛神，体态轻盈，娇花照水。如一片闲云，投影湖面，晕开一圈似是而非的涟漪。

霞光中飞舞的蜻蜓，激起我们飞翔的欲望和美妙的憧憬。凝望舞姿曼妙的红蜻蜓，我们内心乡情涌动，溢满温馨和感动。

清荷中翩跹的蜻蜓，是一幅色调明快风俗画，是一首酣畅淋漓的抒情诗。守着蜻蜓过夏，如揽星月入怀，掬一捧月色洗脸，晒庭中枝柯如藻荇交横，任乡愁汨汨流淌。蜻蜓相伴，夏天漫长而清凉。

顾盼

许冬林

国画里，画一茎高挺的风荷，往往有一朵出水的小蕾不远不近地与之呼应。这样的呼应，是凝望，是欣赏，是探询，是对话，是懂得，是耳语，是倾听，是呵护，是拥抱……一纸清荷，叶叶之间，叶花之间，在构图上便形成这样一种“顾盼生情”的美学和关系。

一位画家朋友在合肥亚明艺术馆有个画展，秋日下午，我去观展，一进展厅，荷的清气与仙气扑面：宣纸上，叶与叶相依顾盼，花与花凝眸顾盼，高处的新叶与低处的枯叶俯仰顾盼，翠鸟与游鱼隔水顾盼……真是叶叶生情，笔笔有情。我看着这些图，顿觉生命可喜。

我们也是这样啊，与父母兄弟，与师长同学，与同事友人，与爱人和过客，构成这样的“顾盼”关系。我们目光交汇，我们十指相扣。我们有欢喜，有牵挂，有深深记得，有午夜梦回蓦然想起。我们，就这样，相互顾盼，生出深切的感动和绵长的情意，生命像一纸的风吹莲动。

人生长路，长的是寂寞，我们上下求索，无非求一个人，在光阴流转里，能跟自己结成完美的顾盼关系。我抬眉凝望时，你刚好折身过来，以目光迎接。我骄傲时，你躬身俯首垂听。不管姿态如何变换，始终，我们在一张尘世宣纸里——在顾盼之间，生命闪耀出万千光辉。

没有顾盼的人生，是没有在人间扎根的人生。在没有顾盼的人生里，每一步，都似悬崖独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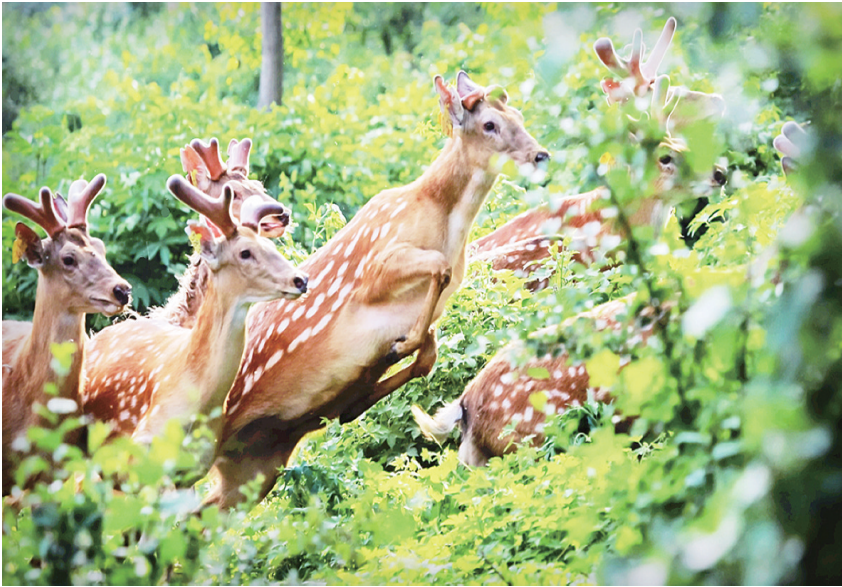
李清照写《摊破浣溪沙》一词时，彼时人已南渡，又值暮年，亲朋故旧半零落。“病起萧萧两鬓华，卧看残月上窗纱。”老病对黄昏，顾影自怜，身如风雨中一飘萍，曾经那个与她对望的人早已在战争与离乱中永远失散。遥想多年前，她还是闺中思妇，红藕香残时节，她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那时，秋水之上，零落的红荷也如兰舟。那时，她可以小忧伤，可以嗟叹“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”。因为那时，爱人还在这个世上，她可以等待云中锦书来。在隔着漫漫风烟的某个窗口，一定有夫君的目光越过山水而来，抵达她的兰舟。如今，她生命里已经了无顾盼，她是

连相思与闲愁也不提了，惟说病枕上的诗书，惟说寄客生涯里的风雨。

台湾女作家琦君在一篇散文《吃大菜》里写：“从厨房的玻璃房，我和母亲目送父亲和二妈并肩往大门走去，父亲体贴地为她披上狐皮领斗篷，一定是双双跨上马车走了。”这个琦君的二妈，是琦君父亲娶的二房，她父亲常带漂亮的二房出门上馆子吃西餐，留下琦君母亲在家里吃传统中餐。即便是父亲在家吃饭，父母也不同桌，父亲和二房在客厅吃，母亲和厨子们在厨房吃。父亲把温柔和尊重都给了来自杭州的漂亮洋气的二房，只有母亲，在某个角落，无言远望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幸福和温暖。母亲隔着玻璃房目送丈夫，丈夫不会回眸看一眼身为乡下女人的原配，他们之间不会有目光的对接和交汇，不会有情感上的懂得与疼惜。他眼里春光旖旎，她眼里是人生荒原。琦君母亲常自言自语，形容自己是“我就是拿菜篮挑水的人，都挑一辈子啰！”

人生几十年过去，到琦君中年时，父母也早已过世，琦君忆及母亲，忆及母亲的孤独、辛劳和容忍，依旧心疼不已。书里，那篇文章的末尾，附了一幅插图：黄色的竹篮里盛满了水，水里有莲，一大一小两朵红莲静静开放，如有所语。我想，这两朵红莲，一朵是琦君，一朵是她母亲吧。爱若为篮，是能盛水养莲的。隔了三十多年光阴，她在文字里依然与慈母有着顾盼。

没有顾盼关系的绘画构图，墨色之间总是少了情意。没有顾盼的感情世界里，所有的凝望，只是一次有去无返的漫漫单程。



林中影 苗青 摄

檐生情

郭华悦

一方土墙，撑着低垂的屋檐。檐上覆着茅草，风吹日晒，已然成了灰黑色。这样的屋檐之下，历来都是多情之地。

檐下，有动物之情。燕子与麻雀，是屋檐下的常客。檐下的鸟窝，与日升日落，是同一节奏的。当东方鱼肚翻白时，清脆的鸟鸣亦随之而起。直至日薄西山，鸟窝渐归宁静。鸟儿是聒噪的孩子，喋喋不休，却又惹人怜。

屋檐下，有了鸟窝，那便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燕子也好，麻雀也罢，有了它们，檐下也多了生气，一下子活泼起来。不时有调皮的孩子，试图抄它们的家，但无一例外遭到大人人们的呵斥。似乎，住得久了，这外来之客也成了檐的一部分。

檐下，亦有人之闲情。累了，倦了，往檐下一坐。檐下，大多有着石条，是砌房子时剩下的，顺手堆在檐下；又或者，有木桩，可供人坐。男人们往檐下一坐，眯着眼，叨着烟，那便是一天中难得的闲适时光。女人们更喜欢三五成群，聚在檐下，手里做着活儿，嘴里

闲话家常，檐下热热闹闹，鸟语不断，人声鼎沸。

在檐下，夏可乘凉，冬可晒暖。夏日里，竹床就放在檐下。太阳一下山，檐下就热闹起来。躺在竹床上，摇着蒲扇，时不时向着左邻右舍喊话。到了冬天，在阳光充足的午后，晒暖的人不约而同来到檐下，闲话人生悲喜。

很多的情，是在檐下诞生的。

总难免又这样的時候。当一个人急匆匆赶路，可天公不作美，偏偏下起了雨。前路还长，于是左顾右盼，找了个有屋檐的地方，一溜小跑着躲进了檐下。主人家热情，见状端来热水，暖胃之余，心头亦暖了。三两句闲聊，客人被邀进了屋里。过后，免不了礼尚往来。一来二往，本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就此成了熟络之友。

谁的心头，没有过那么一方屋檐？檐下，有自然之趣，有休闲之乐，有父慈母爱，还有种种奇趣乐谈。时光荏苒，檐下已渐消散于现实，却从此在心间驻扎下来。